



我收藏的擀面杖就是擀面杖。

我的擀面杖不是商店或摊贩出售的那种规矩、光洁新鲜的擀面杖,而是从民间寻找挖掘而来,它们在民间被留存使用,也许几十年,也许百年以上。

有朋友问我,为什么要收藏它,我常回答不出,说不准确。兴趣使然吧。现在我的收藏兴趣已经有所转移,收藏寻找擀面杖已经成为历史,但偶尔在欣赏我的收藏时,便觉出它们和那段历史的珍贵。

我在养育我的这块大地上游走寻找过,我为一根擀面杖曾经有过无尽的欢乐,也有无尽的焦急和烦恼。

我常回忆起和擀面杖联系着的那些故事,每个故事听起来平淡却又意味深长。艺术家常说的“生活”,生活不就是这样那样的故事编织而成的嘛。

我常在山区或平原上寻找,和那些朴素的村民聊天时,实际两眼已经在寻找了,在他们的灶台边、案板上、碗橱内……一旦有了发现,就开始谈论我的收藏条件,比如我想把它买走。他们或许就会爽快地说:“买个什么,不就是根擀面杖吗?赶明我再买个新的。给。”他们会豪爽地把它交予我手中,当然我还是会把一点钱放在他们的桌上,他们就会用一双粗糙的大手拿起钱再和我推脱一阵,脸上倒充满歉意。

也有为一根擀面杖不欢而散,甚至酿成满村风雨的时候。有一次我在易州山区发现一根独特的擀面杖,我说它独特因为它实在不符合作为擀面杖的基本特征,它不直溜,做工不规矩,木质也属当地的硬杂木。但它已被主人应用“成熟”。主人的一双手把它摩得滋润油红,我便打起它的主意,和它的主人——一位中年大嫂切磋起来,她说:“什么好东西,当家的从山上砍的,拿去吧,再让他去山上砍一根。”陪我沿村转悠的镇干部也说:“拿去,我再帮她买一个。”我拿起它,把相应的报酬50元钱留给她,走出家门。一路上摩挲着这支在我看来千载难逢的擀面杖,心情格外喜悦。但事情并没有结束,当我们走出村口,一位年轻姑娘赶了上来,跑着朝我们大喊:“站住,把擀面杖还给我。”她很快跟我站了个脸

2020年3月,在全国上下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紧张时刻,新一届江苏省委驻丰县帮扶工作队组建工作启动。有着29年党龄的老党员、江苏省作协办公室副主任汪焰明主动请缨,第一个报名要求参加扶贫工作,不久就受命前往丰县,踏上脱贫攻坚的第一线。

我再次见到他的时候,已是夏日炎炎的8月,身为丰县华山镇小史楼村的第一书记,汪焰明头戴草帽,一脸黧黑,被阳光晒得红里透黑的臂膀与身上的黄色T恤形成极大的色彩反差。

当时,他刚去南京参加了一个消费扶贫相关项目推介会回来。在我们驱车前往小史楼村的途中,汪焰明接到了村里“小黄姜”试验田现场管理员毕思保的视频电话,他显得有些焦躁不安,随即,他立即打了个电话给他远在老家安徽岳西的哥哥。电话打完,他长舒了一口气,紧张神情慢慢缓解下来。他告诉我:“我在村上推广种植的小黄姜原来一直长势喜人,可这几天丰县连降暴雨,田间排水不畅,有些小黄姜出现病恹恹的现象,急死人了,我刚才请在老家的哥哥帮忙远程诊断一下,他可是种植小黄姜的行家里手。他叫我们连根拔出坏死的姜苗,并用生石灰消毒处理。有了他的远程指导,我心里的石头可以放下来了。”

自从汪焰明担任小史楼村第一书记后,他就马不停蹄地走访慰问村里“建档立卡”贫困户,深入调研村情村貌,与村里党员干部座谈,分析村里脱贫的重点、难点,以及优势、劣势。小史楼村距离丰县县城约17公里,在华山镇镇区南约3公里,现有常住农户525户2108人,建档立卡户107户186人,主要种植小麦、玉米、大蒜等传统作物,是省定经济薄弱村。

小史楼经济薄弱是有历史原因的。公元1851年,黄河在蟠龙集至二坝之间决口,冲击出一条长60余公里、宽约2公里的飞沙滩,咸碱窝,就是今天贯穿丰县南北的“大沙河”。历史上的小史楼村就在黄河故道上,“黄河故道白茫茫,光长茅草不结粮”“逃荒去要饭,归来不见房”的辛酸往事在年纪较大的村民的记忆中一直挥之不去。多年来,村里一直种植传统作物,它们的经济价值较小,村里缺乏大面积可推广的经济作物。

通过走访,汪焰明了解到村里拥有800亩可统一管理的集体土地,这可是一笔潜在的可发展资源。这些土地以沙质土为主。而汪焰明的家乡在大别山区的岳西县,田地也是沙质土地,后来家乡的乡亲们包括他的哥哥就是靠种植“小黄姜”这种经济作物走上脱贫致富之路。小黄姜又称小种黄姜,切面黄色,味辛辣浓,肉嫩味香,纤维较细,可食用也可药用。汪焰明召集村干部开会:“我老家岳西农户种植小黄姜非常普遍,平均每亩能产4000斤左右,每斤4到6元钱,最高时每斤可达10元,种植户每亩纯收入能有10000到15000元。我们村有大面积的沙质土地,我先种下两亩试验田,如果试验成功,

对脸,又说:“快还给我,祖传的物件,三头五十就想拿走。”陪我的镇干部说:“什么祖传的,你爹上山砍的,你娘说的。”“她不知道。”姑娘说,“老糊涂了,就是祖传的。”镇干部说:“这样吧,我再到镇上供销社给你们买个新的,也不用你们跑了。”姑娘说:“新的?给根金条也不换,快给俺们,等着擀面呢,莫非连饭也不让吃了。”

这时,围观的人已看起热闹,我连忙把它还给了这位姑娘。姑娘接过擀面杖表情却茫然起来,这或许并不是她理想的结局,面对这根他爹从山上砍来的家伙,她是另有打算的。镇干部倒不客气了,说:“还不快走,后悔了吧。”姑娘手托擀面杖反倒犹豫起来,镇干部又说:“还不快回家,不是等着做饭用吗。”姑娘这才讪讪地朝村中走去,围观的人也笑起来。

我还曾为一根擀面杖三次专程到一个山村,那村子紧靠一处“皇陵”,村民大多为旗人,长辈为皇族看坟在此定居。我在一个村民家中发现一根尺把长的乌黑擀面杖,听主人说那是铁木,是他的祖宗跟顺治皇帝进关时带来的。当然这种说法或许有几分演义,但它确实是少见的铁木家什,拿在手上颇有些分量。在乌黑的杖体上,还洋溢着百年前的“古面粉”,更给它增加了不可多得的品质。当然若把它买进,是要费些周折的,后来我的行动终于感动了它的主人,一位旗人大爷操着一口京腔说:“也就是您了,就凭您对它这份留恋,我舍弃了。”当然根据它的价值和主人对它的热爱,我给大爷留下了体面的报酬。

我常把我的收藏排列成行,竖在墙上,就像一架管风琴,从几寸长的到几尺长的,枣木的、梨木的、杜木的、杏木的,还有那只上档次的铁木,它们身上都不同程度地粘着面粉,那面粉在上面也许滋了几十年、或百年,它们仍然顽强地依附在杖体上。我最喜爱那些滋着面粉的擀面杖,这证明着它们曾和它的主人——一位劳动者亲密无间的接触,如果讲气质的话,这便是它们的气质。现在你欣赏它,抚摩它,玩玩它,一种扑面而来的劳动情绪也自然会传染给你。它能使我的心绪沉着、精神专注。

一个人若能沉着地专注地做事,便是最大的福分了。

「草帽书记」的致富密码

曹邦

就可以大面积推广。”汪焰明说干脆,很快就启动了“小黄姜”试验田项目。

踏入小史楼村,汪焰明就迫不及待带我去查看他的“小黄姜”试验田。头顶烈日、脚踩湿土,对我而言是新鲜的体验,而对他来说则是家常便饭。实验田里,小黄姜翠绿欲滴,健壮生长,有一股蓬勃向上的力量。汪焰明说自己把小黄姜就当孩子一样来呵护、照看。4月中旬启动“小黄姜”项目以来,汪焰明现场指挥,亲自参与整土翻地、施下底肥、挖沟填垄、拔草施肥、除虫打药等,并请他的哥哥现场示范讲解栽植、传授种植技术。在“小黄姜”种植过程中,一旦遇到任何问题,汪焰明就会上网查资料、向农业专家和村民请教,与哥哥视频。他开玩笑地对我说:“我现在可以说半个农业专家了!”

汪焰明在田间干活时,一直戴着一顶草帽,因此当地村民干部和扶贫队员都笑称他是“草帽书记”。6月中旬,“小黄姜”小苗成功破土而出,丰县县委与帮扶工作队都去现场见证了汪焰明的喜悦。

在村部汪焰明的宿舍,我看到三本密密麻麻写满字的笔记本:一本是“小黄姜”的种植笔记,详细地记录了“小黄姜”的生长过程、遇到的问题及解决办法;一本是工作笔记,记录学习、开会、调研等日常工作;还有一本是“奉县扶贫日记”,他有意地把“丰县”写作“奉县”,这里记录着他奉献丰县扶贫工作的心理历程。我问汪焰明:“你也是50多岁的人,怎么还到扶贫第一线来?”汪焰明指着“扶贫日记”对我说:“这里藏着我的初心。不瞒你说,我出生在大别山深处一个很偏僻的小山村。小时候我的初心是吃大米饭吃饱、冬天有件棉袄、脚后跟不生冻包。1987年,当我离开那里的时候,外面的世界已经很精彩了,然而在我的记忆中,有三个词在脑海中永远无法抹去,那就是饥饿、寒冷、贫穷。一看到有人还在忍受贫困的煎熬,我就受不了,想尽一切办法也要帮帮他们。这次扶贫工作,正好可以了却我多年的心愿。”这就是一位共产党员的初心。

“小黄姜”项目正常推进的同时,汪焰明还时刻惦记着他联系的建档立卡户,隔三差五嘘寒问暖,无论求医问药还是上学就业,他都想办法帮忙解决。91岁高龄的奶奶每次见到汪焰明,都要拉着他的手说:“汪书记,你真是大好人,是我的亲人啦!”

江苏省作家协会拟拿出35万元“扶贫”引导资金,与镇、村共同建成一个具有产业效应、可持续发展的项目,带动小史楼村上脱贫致富、全面小康的康庄大道。采访期间,我有幸列席了小史楼村“有事好商量”民主专题协商议事会。会上,小史楼村的村民代表们围绕“中药材种植项目”进行民主协商,村民代表们就项目的销售渠道、技术管理、资金来源、推广应用、效益预期等系列问题充分发表了个人意见建议,汪焰明都一一做了耐心详细地解答。

我在采访笔记中写了一段话:“在小史楼村,我所到之处,所见之人,他们发自内心的笑脸,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都让我感受到一种蓬勃向上的力量,这股力量是小黄姜向上生长的力量,是汪焰明务实笃行的力量,是小史楼村迈向全面小康的力量……”

天桥岭像所有的乡村,阳光足,风吹得有力。洗过的衣服或被单湿淋淋地搭在外面,一会儿就干了。这样的天气,晾晒咸豆腐干最好,不过有多少人吃呢?年轻人出去闯世界了,真正的天南地北,只剩下快要固化的老头子老太们,闲散自在地生活,给年轻人的佳节提供着奔头。这个对,年轻人就是和闯世界相连的,不似五六十岁的,越来越想老守田园了,看着那点地,和圈养起来的鸡鸭鹅。若干的产业终是有的,甚至越来越多,越来越好,只为年轻人出去闯了,外面的有生力量也闯进来了,虽然闯出去的多,闯进来的很少,少到只是前来的扶贫干部们。那些各层级、各部门、不同职务的年轻人,还有不少中年人,他们一门心思谋事干事,可以一当百。虽然来得少,但是来得好。

这里是全国首家虎豹公园的核心区域。这个区域连接两个省,跨越多个县。为了有效保护那些老虎,山民们迁徙到了县城里。天桥岭没迁,说明镇址选的合理,更说明深山里的那些散户,部分迁到了天桥岭。

中巴客人在河堤公路上行驶,单车道,明晃晃的。这需要一定的技术。车里的作家们有的紧张,有的毫不在乎,有的什么也不见,只沉浸在各类的感觉、联想与想象中。河叫嘎牙河,河堤外是大片河谷,驻村干部们说这是园区,集中栽培木耳的园区。此前看过一家带料加工的厂子,专做木耳生长初始环节的,类似酒厂的培菌室、水稻种植的苗床、养殖业的孵化场、锯沫子以及其他材料到这里集中成万个筒,每只筒给打一针,打的当然是专门的菌。好了,再把这样的半成品返回,农户们移栽到自家租赁或承包的山地上,接受那风、阳光、近边涌起的雾岚和轻易可见的彩虹的滋养。一定是轻易可见,宽阔的山谷仿佛彩虹的彩排场,一遍不行再来一遍。水汽真是太好了,光线太适宜了,绿色的弧形山顶上,此时又映现出一道弧形的大彩虹。同来的作家们惊喜着,驻村的干部们都不惊喜,木耳养殖户也不惊喜。不是见得太多,而是心思不在这上。啊,大海。这话不是久居海边的人常说的,而是出自乍见大海者。驻村干部们和养殖户心中的彩虹,与其说是弧形山顶的颜色与光线折射,不如说是线上线下线旺盛销售的木耳。那些一次次次的、弧形山顶的彩虹,是木耳们的漂亮妹妹,而木耳是它们黑黝黝的哥。

对木耳的着急,是城里的人、山外的人、不种植的人无法体会与了解的那些木耳,过一遍,就减一些分量,俗称“掉斤”。过秤的总量越大,减的分量也越大。说禁折腾,是指晒干了以后,贮存几年都没事。说不禁折腾,没有任何一样产品,生产之后不想卖,放那里久搁着,纵是普洱茶,纵是日久弥香的纯酿美酒。

养殖户家的那只小狗,见简易房前来了是一群生人,叫得比狼还凶。一圈一圈地围着桩子转,土都刨飞了。所跑的圆场中,齐刷刷地低出了半尺。对的,是尺半的但是成年的小哈巴狗。养殖户要关掉水龙头的,因为不见的喷头们正在作业,仿雨的细水带着雾气,喷洒着半片足球场大的基地,阻挡人们靠近。但众人皆说这样很好,雨丝好,水汽好,山风好。千万莫干扰作业,

天桥岭

景凤鸣



何况看的就是生产与生活、日常与经常。

这片摆满了圆柱状木耳桩的生产场地,预留的种植空间很大,而且还可以尽情大。村里的干部们要管这个的,只要参加劳动,勤快生产。湿嫩的木耳长在桩上,揪一下,即可以撕扯下来,却体会到黑色的张力。更可以直接嚼着吃,端来一碟辣椒,拌上海鲜酱油,或半小碗农家纯黄豆大酱。没有自来水,有也不用,各家打的普通机井,安上泵机,早变成一眼眼小机井。地下直接接出的水,喝着新鲜,但也会肚子疼。木耳及生长木耳的质料也怕疼,所以制成喷雾及细雨的形状,让它们在大热的天里洗澡,洗出浑身

的开心与清爽。采购开始了。疫情影响了木耳的上市,当然也影响了其他诸如西红柿、黄瓜的上市。可是干啥吆喝啥对,木耳是他们的主项而非黄瓜西红柿,于是线上的销售通过了,线下的销售开始了。

2斤、5斤、10斤……疫情曾经影响了丰富的物流与售卖,可是抵挡不住这些干练、坚定的决心。阳光空气青山绿水太好了,小狗叫得太欢势,脚下的泥土也厉害,算算铺沙压实,也要长出鲜嫩的青草。它们一律成为激发购买的要素。可是袋子没那么多。有人说,有没有面袋,直接拿过来一个。面袋子果真是有的,只是抓过来时沾满余面,经风一吹,微量面粉扬散。众人并不嫌,尤其那些女人,熟练如自家主妇,拿手拍空面袋子,拍得跟前的人直躲。不过家伙什正合适呢,一个空袋子,装面粉是50斤,装干木耳是10斤,提拎回去自家吃,送亲友,价值合适,质量亲见有保证。只是,现金可以收,扫二维码却没有。不过好办,由眼前领头的驻村干部代收,以微信转账的方式,一笔一笔转到南京,再由南京打工的儿女,回头交给木耳养殖户的父母。平时各类现代疑难,都是这样联系的。北京、深圳、上海、南京,父母听不明白,办不彻底的,交给这些天南地北的孩子们。让这些孩子们时刻参与家乡建设,当

好帮手。孩子们乐意,父母们更是言听计从。

那个驻村干部振奋,认真着脸,话务员般地报数,一笔一笔十分清楚。仿佛木耳就是他的,不,他的反倒靠后不管。眼前浮现着浩浩的长江,以及著名的燕子矶。不过家乡这里临着海江,爬到最高的山上以为可以眺望,却只望到层叠的巨树。那片海,百多年前让人给隔上了,不过正因为这,今天的所有努力才更具意义。想想东北虎栖息的地方,海洋性气候和山地气候,莽苍的森林与如诗田园。成群的野猪,迷人眼的梅花鹿与孢子,绿萋萋的丰草,遮身的榛丛与永远忙碌的蚊虫,以及挂在树上的风干鸟粪。那些大型猫科动物灵敏着呢,见着公路、车辆、民居均躲,见着木耳、蘑菇、蜂箱、稻田地也躲,见着黄牛不一定。

阳光普照,位于小型文化广场的村委会里,部分村民们正在座谈开会。列座的满算着,没有一个不又粗又膀的。男人们一个个宽脸膛,红粗胖,修剪不平的短鬍子,好似生长有力的稗草。

女人们手掌宽大,每根手指头都如吊钩,配上有力的神经丛,让人想起比钝刀还快的喙,随机扣锁的鹰爪。虽是每日居家劳作,却一律姿态从容地坐在那里,等着作家们的交流提问。农时,农事,农务,大地上的一切细节与风貌。广场上,阳光泼洒的地方,驻村干部们带着村长忙碌什么呢?他们或瘦小或高大的身量啊,让繁忙成为了常态,让山镇成为了家。把他们忙成了村长,忙成了村民,忙成了亲人,忙成了这片绿水青山与冰天雪地中的奋斗者与践行人。



每片叶子都带着树的灵魂

唐池子

花开一种,落叶却姿态万千。它们满地飘零,满目斑斓。落在地上,很容易发现每一片叶子都如此不同,每一片叶子又如此精彩。难道树最终舍得落下叶子,就是因为要把叶子的美,如此坦然地向大地展示?当树叶聚集树枝时,它们总是配角,很少引起注意。花朵、果实是当之无愧的主角。花谢了,果摘了,叶挂空枝,仍是树枝的配角。然而,叶知道自己不是为求关注而来,它们明白自己的使命,输送能量和水分,帮助树完成新陈代谢,直到最后一滴水、最后一束光,然后它们乘着一阵风,徐徐飘落,它们落在地上。地上躺着无悔的心。

从未见到两片完全相同的落叶,每片都带着它们独



《09.03.65》(油彩,画布) 赵无极作

團結湖

特的样子。即使同一片叶子,因为沉淀在叶片上的阳光,印染在叶脉上的风霜,稍有方位的差别,就会形成些微的色差或者独特的光斑。自然的手笔总是在千差万别中体现精微之处。比如,从一片红枫上,对着光源,可以透视到从橙色到红色的微妙渐变,在某个临界点上,我们可以窥见自然魔法的力量。

我捡到两片形似双生的乌桕树叶,是两颗完美的心,心心相印,毫厘不差。可是对着光仔细对照,就会发现它们心的透亮有明显的色差,这片是撒哈拉,那片就是金字塔。我还在金字塔上发现了一个小洞。那么完美的心上,是谁在上面写字?鸟,虫子还是雨露?这个字又是何字?出题给朋友竞猜。有人猜是个爱字,有人猜是个信字,我猜是个懂字。自古知己最难求呀。

树最后为什么舍得落下叶子?因为一叶知树,树也懂叶,相互懂得。每片叶子都带着树的灵魂。银杏叶是银杏树灵魂里纯粹的高贵,樱木叶是樱树灵魂里明媚的浪漫,乌桕叶是乌桕树灵魂里炽热的真挚,红槭树是槭树灵魂里玲珑的精巧……每片树叶带着树的灵魂,泊在岁月的大地上,展示着无言之美。每片叶子带着树的灵魂,默默无声,落叶,是大地启示录的一页。

如果我们静下来阅读一片落叶,我们是我们可以望得见树的灵魂的,然后,我们沉到更深,就可以望得见璀璨、岁月和山河万丈。

叶落下来,谁也不认识谁,无序地聚集在大地上。一阵风起,落叶随风翻卷。这片叶子终于遇见那片叶子,它们头碰头手牵手,在空中相遇相守。多希望它们能陪伴彼此,走完生命最后一段旅程。可是一阵风雨,由于质量、风力影响的不同,决定了它们的萍聚和分离。这片落在这里,那片落在那里。短暂的相遇,如同蝴蝶一世,只留下几秒温暖。可是它们并不感伤,潇洒飞扬,随风而走,永远无欲无求,永远随遇而安。也许,漫长的生命历程,已涤尽它们的忧伤。最后的生命只剩下璀璨、斑斓。它们足以坦荡直面无常。

最后,落叶被装入环保桶,进入新一轮生命的循环,绝不回头。

因为它们相信,春天来时,新芽又会在枝头萌发,生命总有盼望。